

路 心

郭忠楨

無所得

前些日子，老同學來訪，大概要逼我作個結算吧，向我問道，慧海社五年你到底得到了什麼？那時我回答：「無所得」。我想這樣多少感覺有點禪味吧：只見他淡淡一笑問聲「真的嗎？」彷彿微笑背後藏着多少懷疑及些許遺憾，說真的，即使是老同學也未必真正關心自己的內心世界，畢竟各人有各人的興趣。多少人願透過了解而踏入「色即是空」的天地呢？我想無法真正共鳴恐怕才是真正的該遺憾的吧。

也難怪他會覺得遺憾，畢竟人生是活在追求裏。追求生存、生活與享受，包括物質與精神之滿足。就在這裏面，有者牢不可破的「我」與「我擁有」的觀念。當生存或生活變成一種痛苦，所追求與滿足成為破滅時，「追求」便沒有絕對一成不變的意義，也就是說，追究起來，人們到底在追求些什麼？這是個迷。向外的追求，有那一樣是真正牢固不幻滅的，即使它是，吾人之心又何嘗能真正滿足永遠不變？就算是追求自我實現吧，自我是怎麼一個樣子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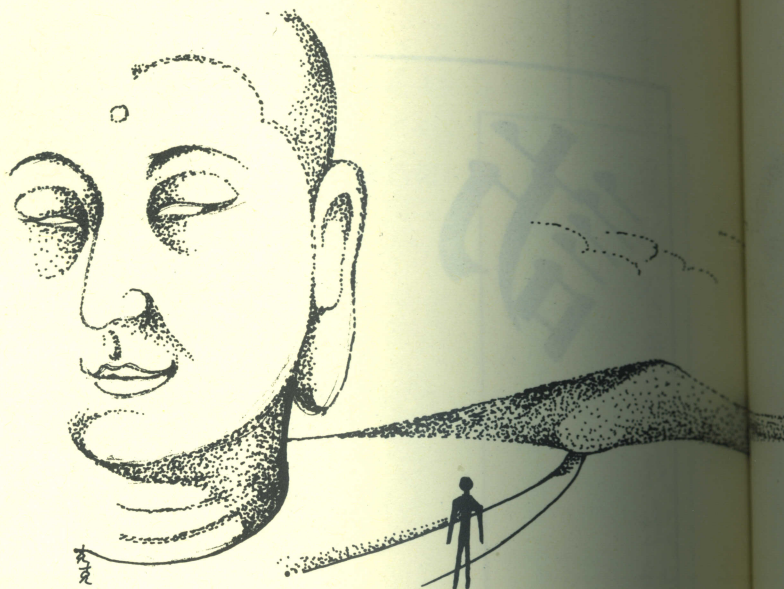
由空到無限

第一次接觸到佛法的「空」時，有點無法了解與接受。心中所產生的還是

「從容器把東西取光」、「空間」、或「真空狀態」總之是這種空空洞洞的空。「一切皆空」給人的感覺多麼虛無，或許這是佛法被誤解為消極悲觀的原因之一吧。很快地在善知識的引導下掌握了「因緣生故無自性故性空」的道理，由性空而突破了對事物必然非如何不可的執著與束縛之念頭，真有點灑落一身灰燼的清爽感，似乎向「不為物御」靠攏過去。

空雖帶來放下的感覺，由於未全了解空，多少失去一股激發力，於是另一個問題出現了，難道只有放下不需擔當嗎？也知「性空故無自性故因緣生」，空應也是有。但這種了解總覺不甚貼切，如雞孵蛋等待破殼的刹那畢竟體會不能強求。直到一天，眺望遠山，想到了「見山是山，見山不是山，見山還是山」這首偈。山到底是什麼？山可有其自己絕對獨立的意義與相貌？沒有！空！正因為空才能在不同的角度及條件下展現其不同的意義，這就是無限。但看吾人如何面對，凡事豈不皆然？！就在這瞬間，空呈現充滿生動活潑的積極面。

由對世間假相假名的種種差別執著的追逐，轉化到空的統一，這是一層否定，由空的偏著再迴轉頭來進入差別的現象界，這是第二層否定。雙重否定其結果是肯定，所謂「見山還是山」大概是這個吧。然而此刻的見山還是山與前面的見山是山顯然不同。因其內涵已具



禪宗有這麼一段公案——

六祖惠能的弟子石頭禪師在六祖圓寂後去參訪行思禪師。

禪師問：在曹溪六祖處得到什麼？

石頭答：曹溪前不會失去，曹溪後亦未嘗獲得。

禪師說：既未失去又未獲得，幹麼到曹溪？

石頭道：正因到了曹溪才知原本從未失去亦沒獲得。

無限生機活潑而生氣盎然。原來空與無限無二無別，這才是佛法的真諦。

由相對到絕對

記得小時候看電視聽故事，最喜歡問這是好人還是壞人，當然劇情中的壞人也總表現得竭盡壞之能事，簡直壞透了。因此當好壞的標籤一貼上去，常常會有不分清紅皂白的，一廂情願的認定及隨之而起一成不變的好惡心情，有時自己分不出或問不出好壞時，總覺得不安心不落實，說穿了，這是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在作怪。在吾人周遭到處都是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念如美醜、善惡、垢淨增減；貧富；貴賤；高下；有無；生死；天堂地獄；等等。在這些對立的兩者間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。人們多半喜美厭醜、喜善厭惡、喜淨厭垢，重富貴輕貧賤，好生惡死。也許好惡會改變，但無論如何，必有兩對立的觀念存在去配合好惡之心，由於對立及好惡人們活在矛盾及衝突之中。

應該是大一下的時候吧！那時醫七顏學長還特地由實習的百忙中回來為我們講解唯識三十頌。其中印象猶深的是曾引用莊子中一段話「毛嬙、麗姬人之所美也，魚見之深入，鳥兒見之高飛，麋鹿見之決驟，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？」多麼扣人心弦，令人震驚的問題，從那之後，真有點去他的「沈魚落雁之

美」的心境。因此就以美醜來說吧。若美是存在於它本身，那麼任何人看它皆美，那就沒有「情人眼裏出西施」這句話了。既然你看它美，我不覺得，美醜間何嘗有明確的分野，但現實中當個人面對的當下，多半仍逃不出這種分別及好惡。當悠然神遊於這般體會的意境一段時日後的某天，忽然冒出另一個問題，難道知道美醜錯了嗎？失去分辨能力又對了嗎？這才開始徬徨起來。直到由佛經上看到「分別一切法，不作分別想」，方真正了解為何一個解脫者，善觀察世間更容盡世間一切難容之事，乃起效法之心。

由理論到實踐

學佛歷程每有法喜，雖然學社一直帶著我成長，自己也試著時時觀察自己，信受奉行，但要是沒有五年來參加不下七次修學會，也打過二次佛七，及數不清的週日。親近道場善知識，經過一番紅塵暫捨的投入，在假期中到寺廟把心洗掉一如方外之人。真不瞭解今日將流落何方，大概也沒有這些許的身心感受。不管現在如何、將來如何，總之，是歷程就有成長，這一切都該值得感謝。